

校長視野

c o l u m n s

陳繁昌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出身筲箕灣阿公岩。
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
留美四十年，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
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對教育、科技發展、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

去年十月，中國九間重點大學（C9）在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舉辦年會，出席的大學還包括由六十二間美國和加拿大的頂尖研究型大學組成的美國大學聯盟（AAU）、二十一間優秀的歐洲研究型大學組成的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LERU）和澳大利亞八校聯盟（GO8），可以說差不多全球重要的

研究型大學聯盟的代表都來到合肥，聯合簽署《合肥宣言》，重申闡釋現代研究型大學的特質和使命。我出席了簽署儀式和記者會。事實上，《合肥宣言》在中外媒體都引起不少迴響，我細閱宣言的內容，深深感受到世界各地的研究型大學雖然具有不同背景，但都面對着同樣的挑戰。

《合肥宣言》指出，隨着經濟發展，大學教育由精英走向普及，大學運作也隨之改變，但不少政府對待大學過於功利，而忽略了大學其他重要價值，導致國家科研和高等教育政策傾向於追求短期回報、高度具體的成果。宣言更指出，高等教育政策必須認可大學科研與教學帶來的廣泛、長期和深遠的益處，培育學生有廣博的前沿知識，豐富的學習經驗，以及具備創新能力，能夠靈活應對多變的世界，作出長遠貢獻。宣言列舉了十項研究型大學的特質，包括追求卓越，建立公開透明、擇優而取的制度去選拔教研人員和學生。此外，研究必須是深且闊，能夠開拓不同學術範疇的知識領域，而研究人員必須有極高的誠信和道德標準。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大學有責任行使學術自由，讓教授不受限制下進行教學、研究，而不是單單回應社會對職業的要求，而是為社會長遠發展創造不同的知識和技能。

其實，宣言在這個時刻重申研究型大學的特質，正好道出多間參與的大學都感受到大學與社會的矛盾，認為有必要



維護其核心價值。對中國內地的大學而言，宣言表達了對高等教育改革的願景。在澳洲，高等教育發展雖然相當成熟，但新政府上場後已逐步集中資助有實用價值的研究，有人質疑這是過分注重市場主導，以大學教育提升國家的競爭力，而忽略基礎科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研究。

出席是次年會的三間香港高等院校（包括科大），並沒有獲邀簽署；不過，香港的高等學府有必要簽署這份宣言嗎？追求卓越、學術自由、公開透明的管理制度等等，彷彿是香港每間大學的DNA，是我們一直維護的價值，也是政府和社會都支持的。我也相信這些關鍵因素令香港的高等教育一直健康發展，甚至近年有多間學府都在全球大學排名榜位居前列。然而，《合肥宣言》正好令我們反省，大學有沒有盡力維護、珍惜以至善用這些我們可能take for granted的價值？當社會愈發達，人的思維可能變得更功利，鼓吹大學的研究成果集中於短期經濟利益；家長亦可能以為子女入大學是為了一紙飯票；有些僱主亦傾向聘請接受過專業訓練的畢業生——面對社會趨向功利，大學的管治架構有否確保教研人員有充分的自由去探求學問，在資源分配上有否過於側重應用的研究？其實，正正是因為公立大學是由公帑支付的，大學有責任維護整體社會的長遠利益，而不應過於短視，謀求速效，這也是《合肥宣言》的精髓。

作為現代的研究型大學，育人是大學的意義所在，而創造知識、承傳知識是我們每位教研人員的目標。若大學能夠好好專注於這兩個目標，自然會有助整體社會的長遠發展，包括促進經濟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等；亦只有這樣才能讓大學發揮其獨特的角色，帶領社會持續向前邁進。

合肥宣言